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十六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四五篇

目下云象形又云重童子也。蓋許君時目字篆文固如此。其從之者又如此。許君不之改是也。然因其中央兩畫而謂之重童子。則誤矣。鐘鼎文有兩體。正象目形。其作者。蓋因黑睛與童子之色不甚遠。遂省之也。本部眾字。目部𠂔字所從之目。皆橫書之。其中二畫皆表向者。亦以略存本形也。石鼓文從目者作。釋山碑秦詛楚文亦然。橫者直之矣。而表向者不改。漸而

作篆者講整齊以四爲偏旁則難於配合始變作目而竝  
本字改之矣而懼之古文𠄎其目猶作棗核形此古法之  
未盡泯沒者也若夫重童子者在古亦不時有何不象其  
大同而象其特異者乎。○鼻首等字說解中無人字謂通  
禽獸而言也足下云人之足也說卦有鼻足作足爾雅有  
狗足言人以爲之別也惟口目下言人知篆當作○𠄎何  
也人之口中闊而吻銳獸尙微似鳥則絕遠矣人之目橫  
而眦銳獸之目縮鳥魚之目圓𠄎字正象人目與鳥獸之  
目絕遠故曰人眼也不然眼下文目也則目下文眼也乃

轉注定例加以人字不成癡語乎。

暇下云兒初生瞥者玉篇小兒初生蔽目也段氏從之案  
瞥下云過目也又目翳也而玉篇第云目瞥見與過目同  
義不足兼目翳之義似顧氏知暇之義爲翳而不知瞥之  
義爲蔽目也段氏謂有物雍蔽之非牟子之翳也夫既非  
眸子之翳則是何物哉此亦不知物情也左傳莊公寤生  
顧氏補正引風俗通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吾聞  
故老云兒生三日始開目常也有至五日七日者今則墮  
地開目以爲常亦氣漸薄也故暇下云瞥則瞥下所云目

翳者爲瞼蔽其睛而非如方書所謂雲翳許君欲其互相  
筦攝故如此立文顧氏則管不用目翳義卽瞼下不得不  
改也

黑部有黧而目部聯下盱下皆曰盧童子方有黧瞳之子

謂之聯

玉篇聯同聯

燕代朝鮮冽水之閉曰盱知諭又盧字係

省借瞳則後來分別字

眊下云虞書耄字从

嘗作如

此漢景紀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顏注眊古髦字八十曰髦髦老稱也一曰眊不明之兒鈞

案孟子借旄顏氏又借髦一切經音義曰耄今作耗知假

借之途廣矣。

睽下云目不相聽也。嚴氏曰聽當作視。易睽釋文韻會八齊引作目不相視也。鈔案廣韻十二齊睽下引說文云目少睛。當作精睽下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引方言云聾之甚

者。秦晉之閒謂之睽。十四黠矚下云無耳。吳楚語也。三字之義較然明白。不相混淆。玉篇睽睽下雖不引說文而義同廣韻矚。五滑切。與唐韻廣韻同部。其義則兼廣韻及睽下引方言之說。蓋說文耳部本有睽篆。既撓之後。遂以耳不相聽之義嫁於睽。故集韻睽下直云耳不相聽也。蓋有

以睽從目不當言耳者乃改之爲目又有謂聽不屬目者而改之爲視於是後之人見睽睽兩字一從目則曰目不相視一從耳則曰耳不相聽若爲儷語誰復知目少精之爲眞許語乎又以睽矐近似玉篇遂以矐兼睽義集韻亦然蓋所據說文已掙睽字故遷就其說鏡橋遂謂睽卽矐字而其誤成矣。

相下云省視也引易以證從木之故引詩以證省視之說蓋許君亦有疑故委曲解之也釋詁相視也見於經者大都訓爲視故許君從之收於目部竊意入之木部以目爲

從義而取大雅金玉其相毛傳質也以說之似乎易爲說解不至如此迂曲也樸乃作而未成之質相則未作之質山有木工則度之相度其質之所宜故從目也特質也之訓不它見故鄭君改用釋詁王肅與鄭爲難乃宗毛耳毛公在秦時當得聞古訓故竊欲依之。

爾雅釋鳥鶡天雞釋文鶡本又作幹。幹當作翰。說文翰天雞也。知用爲羽翰既久因改作鶡以爲別不虞其爲說文

鶡音之字也。

說曰丹雞曰赤羽與翰下赤羽合故翰音登于天雞曰翰音即借之也知易之翰音不當

如王弼注者中孚上巽巽爲雞且鶴知夜半雞知將旦皆有孚之物二爻取象於鶴上爻取象於雞亦其宜也孚在



中而取象於鳴與音者。豫者固鳴。謙者亦鳴。誠中形外。自然之符也。釋蟲。韃。天雞。釋文作翰。

曰字林作韃。然則卽是釋鳥之翰。天雞。又誤入於釋蟲。拘泥者以其在釋蟲也。而改之爲韃。且改釋鳥之翰爲韃。於是截然爲二字。林因而收此字。郭氏因而強爲之解也。釋草。苾莖。釋木。又有苾莖著。釋蟲。密肌。繼英。釋鳥。又有密肌。繫英。而且桑。屬竊脂。一篇兩見。則翰。天雞之重出於釋蟲。無足怪也。且安知藉著。繼繫之不本爲一體。後人改之以爲別也。韃字蓋魏晉閒始譌。故說文不收。而字林收之。然唐時尙存不譌之本。陸氏竟毅然從之。此亦經訓不終

泯滅之一幸也。唐人以天雞賦試士，老儒知有兩天雞，率衆扣簾而請，不知試官所以告之者何如也。

天官染人注，雉類有六，曰暈，曰搖，曰鬲，曰鬲，曰希，曰踰。與說文雉下說異者，惟鬲作鬲，希作稀耳。今本鷓鴣，說文皆無鷓字，雖有，乃鷓鳥也。

雁下云從佳，瘖省聲，或從人，人亦聲。

石州曰：人與鷹古音判然不合，人亦聲三

字必非許語

此其可疑，凡有數端從疒之字多矣，何由定爲瘖

一可疑字本從人而說加或字，似篆體本作雁不從人而別有一字從人爲其重文也。二可疑亦有一字從兩聲者。

然曰人與瘖省皆聲可矣何必分之成騎牆之見三可疑  
形聲字亦有省者從其義也雁能鳴不可謂之瘖安得從  
瘖省哉四可疑竊謂雁字當是從佳從疒從人會意字也  
疒蓋疾病之正字別有說而借爲疾速之意烏莫速於鷹故  
從之也其從人則如小徐說

雇下引爾雅竊字無解號下引爾雅則解之曰竊淺也何  
不解於前而解於後邪郭注桑屬竊脂以爲盜竊脂膏恐  
諸寫下竊字同此義用本義故不說淺爲借義始說之也  
或且謂郭注爲非然秋屬竊藍棘屬竊丹吾鄉多有竊藍

項下作翠色俗名爲澱俗作花竊丹項下作丹沙色非淺

青淺赤色也郭注竊藍亦云青色不云淺青矣且俗呼竊

丹爲偷燕支鳥謂其丹在頷不在頂背顯白之處有似偷竊俠藏也鄉人豈知爾雅而附會盜竊脂膏之說乎抑虢下之竊淺也不當在從虎彘聲之下恐係後人以有貓有虎毛傳增之。

雋下云從弓非也當從短羽之隹役之古文假殺之籀文

殺左半依玉篇右半依說文其字皆從殳殳從尺則卩卽古文尺也小

篆省一曲耳雋之卩在佳下蓋鳥之尾上肉也尾肉必肥

故說之曰肥肉而雋永之義生焉。

苜下云菟從此案菟下云苜聲矣於此復言之是爲贅且菟字當依大徐說以爲通體象形若許說從兔足苜聲殊

未安也

兼有尾但言足亦漏

有角有頭有足有尾可以見其爲山羊

矣若割兔之足以爲意則字體破壞矣而菟下亦云寬從此夫菟從此者菟之外無從苜者也

不計本部字

若豸亦從菟

不得第言寬也。

羊下云從𠂔象四足尾之形非也下文固云牛羊之字以形舉矣旣以形舉何爲又兼會意且有羊而後有羊角乃

羊字反從羊角以成字何顛倒也苟不論事實而但論文義則小徐本爲安云從𠂔卽是頭角之形矣再說字之下半爲四足及尾之形大徐加以頭角則複抑或從𠂔一卞第爲部分牽屬而言象頭角足尾之形乃以字形論邪

羔下云照省聲與熊下炎省聲爲一類蓋二字之從火不可攷矣夫魚燕二字下不言從火者以其尾形昭著也羔之從火也或古象之形近似乎火小篆整齊之以致然耳王煦乃曰羔當作羔從小羊會意以𦉰𦉰與今皆變火爲小證之於字形亦似有合而義殊不然苟羔爲小羊而作

羊何以牽亦小羊而字從大羊乎。雖漢碑有作羔者不足據也。竊疑羊仍是羊。八則羔也。羊多一胎生一羔。盛乃生

二羔。

吾鄉呼爲雙頭羔。美之也。吾見潁州徐州雙羔。則非異事。而口北大羊亦未有一胎三羔者。

字形

有二羔從其盛也。母羊尾岐出者非岐出也。羔隨母後搖尾左右招之耳。𦍋字以兩點象掖形。𦍋字以兩點象羔形。

亦象形之變例矣。

𦍋之岐出者可變爲𦍋。則𦍋之直下者亦可變爲𦍋。

鳥下云象形。是通體象形也。又云鳥之足似匕。從匕。誤也。鳥下不言從匕。是也。卽麀牝亦非從匕。能鹿毚亦非從匕。可推知也。

朋下云羣鳥從以萬數前漢宣帝紀二年詔曰鳳皇甘露  
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許君蓋承用此語

佳部雁下云鳥也從佳從人厂聲讀若鴈大徐曰雁知時  
鳥大夫以爲摯昏禮用之故從人鳥部鴈下云鵞也從鳥

人當兩言從厂聲大徐曰从人从厂二字誤多義無所取當从雁省

聲竊謂鼎臣兩說正顛倒矣藥傳校錄已有說今再說之  
二字久不別白矣故許君特異其訓釋以區別之蓋謂摯  
當用鴈故特說之曰鵞而莊子殺其不能鳴者亦卽鵞也  
吾鄉於鵞之蒼翼者猶蒙鴈名矣聖人制禮不用難得之



物大夫本多親迎者尤多六禮須用五鴈帝都之內一歲而昏者萬人可云極少然五萬隨陽之雁豈可得哉竊意

鴈以行禮故其字從人雁則從鴈省聲。○經義述聞曰爾

雅舒鴈鈔案說文雁鳥也鴈鵞也然則爾雅蓋本作舒雁鵞似雁而不能飛故曰舒雁若鴈即是鵞不得又

言舒也。鵞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鵞對文則鵞與鴈異散文

則鵞亦謂之鴈。鈔案李氏蓋不知寫爾雅者借鴈為雁也抑或爾雅係後人改方言鴈自

關而東謂之鴈鵞南楚之外謂之鵞齊策士三食不得鴈

而君鵞鷺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鷺有

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原注此鳧謂鴨也

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堯典二  
生馬注云羔鴈封禪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鴈皆常  
畜之物故謂之牲天官食醫鴈宜麥王制稻以鴈皆謂鴈  
也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順時往來鈔案士昏禮  
取其順陰  
陽往來則以爲鴻雁矣自春秋繁露以鴈爲鴻雁而說  
苑白虎通因之

茂堂說鷓字極有理然玉篇卽以鷓爲一字說文韻譜  
亦收鷓於三宣與專反內註曰作鷓非是書所用者李舟  
切韻也然則齊梁以前卽以鷓爲古鷓字矣

鳩鴝二字說玉篇皆用於鴝下。云鴝扶云切。鴝雀似鴝。鴝同上。又鳥聚兒。又飛兒。後文又出鴝字。蓋後增。前漢黃霸傳。京兆尹張敞舍鴝雀。飛集丞相府。顏注。此鴝字音芬。本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羌中。與說文鴝字說合。廣韻十六怪。鴝鴝雀也。今說文挾誤。當依此補之。改之。似鴝而青。出羌中。二十文鴝下。引說文。則是分爲兩字。案介聲曷聲。古音同。部分聲則遠矣。介分二字。形似易訛。顏注音芬。本作鴝。當作音芥。本作鴝。故云通用。若聲不通。豈得通用。玉篇蓋亦誤合之也。

里下云專小謹也從么省。𠂇財見也。𠂇亦聲。案許君說誤。而其所以致誤之由則由於以爲𠂇專同字也。故曰專小謹也者專以釋𠂇小謹以釋專。故玉篇曰小謹也。今作專是爲善讀許書者也。知然者本部寔下云礙不行也。小徐祛妄篇祇引礙也。足知以礙說寔以不行說礙也。它說類此者甚多。學者詳之。若混爲一句則不可通矣。段氏刪之。又不解么。𠂇而解所誤增之田象謹形。皆是不知而作。案么𠂇皆小意

小而𠂇之是謹小慎微之意。然闕中央未說非如段氏云

云也。請以從𠂇之字證明之。𠂇有古文𠂇。𠂇除從𠂇聲。𠂇

聲之專

專六寸簿也。爲正義與𠂇同。及專壹皆引伸義。詔卽𠂇亦有專壹之義。小徐曰爲𠂇者心專是也。

斷之

古文

三字不論寔下云與牽同意則知牽從虫也由此推之畜亦從虫也淮南子當作虫田爲畜謂虫而繫之田中也此皆從古文虫者也殷下云揉屈也從貞此從虫引伸之義虫者如虫馬之鼻乃制伏之意也制伏則屈服矣故揉屈之字從之而廢字卽從殷聲非徒聲也此如甘部曆本作曆依小餘說而改之從厯厯調也案厯無調義取厯所從之厯爲意則廢亦取殷所從之貞爲意與寔之礙不行同意也故其古文畜從貞九聲矣此皆從古文貞者也由此斷之寔下云虫者如虫馬之鼻乃虫之正義其字形則全體指

事非如許說之會意兼聲也。今之牽牛及橐佗鼻者，穿鼻爲孔，以大頭木貫之而繫之以繩。以象木之大頭也。曰乃牛鼻，口則繩也。其曲而上者，猶牽蹇之口曲而下也。第橫曳字而觀之，得其狀矣。曳從古文而增一畫者，所貫乃鼻中央分隔兩孔之肉，不貫鼻之兩旁也。古文簡質，篆文從而加詳。若夫卓及補篆篇之，則皆屬變體。如之亦作也。夫曳之者，恐其風逸也。故小謹之義，因之專壹之義，亦因之。曳之則有所繫屬，加惠於人，亦其心繫屬於是人也。故惠從之。

漢書游俠傳：一旦曳襪師古曰：曳，縣也。音上絹反。或以曳。

爲寔或音衛皆失之。案孟堅重礎連用是複語。知重之義爲礎卽知寔之訓礎。原從重之本義。顏注所云或以重爲寔者。此人據寔訓礎故改爲寔也。○積古齋鬲攸从鼎。𠄎。𠄎釋爲惠公

虢叔大林鐘。𠄎。𠄎釋爲惠叔以字言之。𠄎卽是重而重非謚當爲惠之省。又東甌尊。𠄎字釋爲重。

元字之在經文者。祇天元而地黃一義。許君於字形不能得此意。乃以後世幽深元遠之義冠之。而其解字形也。第曰象幽而入覆之作。仿佛之詞。蓋幽從幺。幺從二。幺展轉以通其義。甚迂曲也。又不直言從入。從幺。其亦不安於心矣。古義失傳。當從蓋闕。白從入合二亦似此。

尙下云從半冎是也。冎下云象形。骨下云從冎有肉則非也。以物理言之，先有骨而後冎生焉。以事實言之，經祇有大辟，知冎爲後世之刑，則骨字之作在前，冎字之作在後。骨無緣從冎也。竊謂骨字以會意定象形，而冎尙二字以遞省會意，試以骨字大概觀之，頭臂腹股皆具全骨形也。特骨形不能確象。骨爲一節之骨，象其節相續而中有筋連之，易爲象形。骨字通指全體，故不能一一象之。故從肉會志，骨在肉中也。冎下云頭隆骨也，其說雖未備，然亦當注于骨下，不當注于冎下也。冎字當云從骨省骨而去其肉，是冎意也。既冎則第存骨矣。骨而又剝



殘之故占又從冎省也許說失其先後之序矣且冎爲極  
刑窮凶極惡乃加之骨爲大體聖賢君相皆有之骨而從  
冎至不祥也如謂骨隱肉中非冎不見則見垣一方良醫  
尙爾況于聖人且豈可謂比干剖心乃作心字宏演納肝  
乃作肝字乎

殄之古文𠄎蓋從到人以會靡有子遺之意案𠄎到之卽  
𠄎也𠄎亦從到人者以𠄎字反之而後到之也古不甚論  
反正故𠄎從反人而部中𠄎𠄎卓三字直取人義

膺下云臂羊矢也繫傳曰蓋骨形象羊矢因名之也鈕氏

樹玉曰少儀釋文史記龜策傳徐廣注引皆作臂羊矢也  
設如段氏言嚴人物之辨則不當更稱臂矣凌氏廷堪曰  
禮之通例載俎之骨共廿一體牛羊豕腊及鄉飲燕射之  
狗皆然前體肱骨三曰肩曰臂曰臑爲骨之最尊故升賓  
主人與大夫之俎筠案段氏不知臂臑爲二故作曲說也  
玉篇不收臑字而腠在臂下肘上正當臑字之次云奴到  
切臂節也節正羊矢之謂廣韻同以腠爲臑者猶儒譎俛  
也九章算術音義臑臑那到切臂節也或作腠非是

允下云從八象其長也案八者別也無由得長義蓋如示

字所從之八直象兩手抱子形耳。古文從父亦可徵矣。  
胝睡一義猶之鴟雖一物。蓋古人言語如此。如蟲名蛾羅  
蒿亦名莪蘿。蓋既取氏聲字爲名。卽再取疊韻之垂聲字  
爲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爲足爲鳥也。既取我聲字爲名。  
卽再取疊韻之羅聲字爲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爲蟲爲  
艸也。而許以蛾羅爲螳。郭以蛾羅爲蠶蛾。且同字不必有  
別也。

臚下云牛羊曰肥豕曰臚。蓋據左桓六年傳牲牲肥臚立  
說。然似誤。彼與棗盛豐備爲儷語。肥豐一義。謂其盛也。臚

備一義謂其多也下文以不疾瘕蠱申肥以備臚咸有申  
臚此其明證且曰備曰咸則牛羊皆在其中豈可各立主  
名乎杜元凱注臚亦肥也襲曲禮鄭注然鄭不誤杜則誤  
者左氏統言之曲禮主豚而言也而鄭君解臚不解肥似  
亦小誤肥字當作脂膏解本文二十一皆下字是本物  
上字是美偶如柔毛毛卽羊毛肥則柔也翰音卽雞聲  
肥則翰也而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尤其明徵矣鄭注其辭也亦似誤  
說文其豆莖也此蓋借以俾梁莖耳若  
是語助卽不得與黍曰薺合爲儷語惟豕豚一物既分  
言之卽當有別豕曰剛鬣矣豚是小豕小者當長養之時

易於廓落而無實故以充滿脂膏爲言也鄭注膾亦肥也  
春秋傳作膾夫既別禮于左則字體必異經義述聞曰經  
當作豚曰豚肥注當作豚亦肥也方言郭注膾亦作豚音  
突筠由此知釋文云膾本亦作豚豚亦豚之譌乃後人據  
已誤之經注改不誤之釋文也又案肥字有兩義牛羊曰  
肥與腴腹下肥也同皆謂肥大也於蟹下云垂腴也徵之  
至若膏肥也肪肥也膾腸閒肥也皆名目也乃脂膏肪肥  
四字說文不類聚者膏肪似是指人言以上下文皆人身  
體名也脂指獸言上下皆畜肉字且明言戴角無角矣然

云無角者膏則膏亦兼人畜也此三字之次序玉篇略與  
說文同惟肥字說文在部末玉篇在肖下皆不可解若夫  
肥字從月者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牂臠膳膏臊秋  
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羶鄭注此八物者得四時  
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是知割烹各異其煎和所以節制之此肥所以從月也大  
徐曰肉不可過多故從月夫瘠不能使之肥猶肥不能使  
之瘠也鼎臣將何以月之得不謂之迂謬乎

臠臠二文下皆曰牛百葉也如果一物二名則臠下當云

肱也。此說文通例也。案牛羊皆有百葉。或二牛字有一爲羊之譌。乃廣韻肱一收。臄兩收。皆同說文。玉篇。肱同說文。臄祇有鳥臄。臄一義。周禮醢人職。脾析。鄭注引鄭司農云。牛百葉也。無一言羊者。然爾雅臄屬牛。曰齡。羊曰齶。旣別其名。而惟其齶也。是以有百葉不當別其名乎。牛羊食艸入胃。復吐而嚼之。再咽則由胃而入百葉。百葉生胃之後。短腸連之。其外光滑。其內遍生肉刺。纖如鍼。比如櫛。其狀摺疊如梵夾。故以百葉名。至今沿之不改也。其糞由是而下。或卽以百葉爲胃之別名。亦誣也。胃大於百葉。內亦有

刺但差疏闊耳。段氏疏於物情。故時有謬說。說解又曰。一曰鳥臄脰。玉篇以臄脰爲鳥胃。是也。今有此語。音小變耳。此雖於齧屬無涉。而鵝固齧屬也。鵝及麋鹿之胃。皆所未見。橐佗亦齧屬。爾雅無之。蓋漢時乃入中國。嚴鐵橋据五經文字。謂脰爲後人補入。

筋下云肉之力也。從力從肉。此緣力下云筋也。故立文如此。其從肉之故。已在肉之力也。句中而筋在肉中。肉非筋之正訓。故在從力下。而下文又解從竹之故。小徐本從力肉竹。已失其義。物之多筋者之下。又有從力象筋也。則校



者遂力下說於此也。段氏作從肉力不分主從不潛心也。刀部則字詳揣其義似卽今之法馬。吾鄉諺語謂法度爲規則似係則之本義也。宋書宗室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

剗下云刺也。剗下云剗也。內則剗之剗之注。剗剗博異語也。案鄭君合二字爲一義。許君分爲二義。是也。剗之者殺之也。易士剗羊無血可證。剗之者出其藏府也。易剗木爲舟可證。故內則下文云實棗於其腹中。















剗字以會意定象形。許君收於刃部。非也。當入刀部。左右

兩一則傷痕也以兩一記於刀之中央者刀刺肉中乃有刃也兩一既爲傷痕何以闕於刀此物之情也木石無血氣以刀斫之痕如所斫而止人畜有血氣傷之小者不痛則刃如所傷傷之大者則血氣憤興少頃必溢於所傷矣故傷痕闕於刀也若謂從刃從一則是有刃一面不見傷痕而無刃一面獨見傷痕乎亦非物之情也

耕下云一曰古者井田案此語不了段氏依韻會增故從井句文義少完竊謂此說畊篆而說故存也玉篇田部畊下云古文耕字或所据者爲說文完本乎

鰓下云角中骨也段氏據骼下云骨角定其殊別是也而謂當作角中肉也則又不識物情鰓者牛羊之角外骨冒內骨雖相附麗而不能合一其內骨名曰鰓鰓不堪作器茂堂在京師獨不見東河沿以之砌牆鰓之本纍纍外向乎骼則中外如一渾合無閒麋鹿之屬皆然

玉篇無鰓字不應說文收之考工記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曰威謂弓淵鄭君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記又曰長其畏疏曰隈謂柎之上下案其說與角曲中之意相當然則增此字者欲考工之畏有專字也

衡之古文。玉篇作與是也。角之古文也。石鼓作。  
古蓋作，向右者變而向左耳。旨之古文，從干甘，吾意  
其從，譌而爲。分左右，以向左之變爲向右之  
。正與角同，因揣之古籀文，上半之下，亦是鳥形，  
亦是向右而變爲之向左。蓋本作，其斷之也。取其  
易於書寫耳。博古圖字，其阜所  
從之亦變而向左。

葢下云屠葢，葢狀角聲，以其聲屠葢，故謂之葢耳。非兩字  
爲名也。今之喇叭，其音亦如屠。

竹下云冬生艸也，猶云松柏後凋耳。竹於春秋皆生筍，段

氏謂竹胎生於冬。豈據冬筍爲言邪。不知冬筍與雷丸一類。不能出地成竹。至春則腐於地中矣。此乃南方之物。何以不知。○說又云。象形。下垂者箬也。說誤。今人畫竹口訣曰。个个个个破蓋。竹葉異於他物。其形左右紛披。故以个字寫之。篆文象在上之葉。非象苞筍之箬也。初生時。箬抱筍。無所謂下垂。稍長。箬墮於地。更不能長垂於節間也。○竹下說解。已箬箬連文矣。則是兩字爲名。而其序字也。箬以箬訓。而箬又訓以竹皮。又似一物兩名也。玉篇箬字。最在後。註曰。竹大葉。似顧氏遺之。孫強輩所補。

段氏以節爲今之簿字於義自合而其實不然專下云六寸簿也段氏以爲卽薄字是也籍下云簿書也以今字說古義必不列之篆文而改其形矣曹全碑悉以薄官謂簿領而歸之公也八分艸竹不分後人欲其有別故從竹

籍籍二字可疑案玉篇籍字次第約略與說文相當訓曰

飯帚也後隔百數十字乃出籍字引說文廣韻虞模二部

韻會七虞無籍字

集韻十虞雙難切內收之引說文

而五肴籍字下亦曰

飯帚且說文兩字下皆曰受五升殊可疑也似說文本祇一字別本譌<sub>レ</sub>爲米而說解亦小有改易校者集錄一處

也。今當仍合爲一。其字作箛。說解曰：飯筩也。受五升。從竹。捐聲。秦謂筩曰箛。陳留謂飯帚曰箛。宋魏謂箸筩爲箛。而音釋則用所交切。蓋稍捐二字。雖說文皆收。而卽玉篇廣韻。搯之。知其當從捐。飯筩飯器。說本相似。而以筩下箛也。推之。小徐作箛也。亦足徵其爲一字。知其當作筩。至秦謂筩以下三句。則別異名也。知其當相屬。若夫所交切。則以稍所教切。捐所交切。定之。凡從肖聲者。不得入虞模部也。

箛下云：榜也。蓋卽篇下云：關西謂榜曰篇之榜。故字繼箛之後。段氏引廣雅：榜擊也。欲與上文筩筩同義。然此當是

標榜非榜筆也。

說文闕笑字。大徐依李監而作笑。段氏依唐韻而作笑。

此據

段氏注言之其實汲古本作从大汪刻小徐本作天其言不謬吾皆不信不暇辨也


恐替非也竊謂

當作笑。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作笑。班氏多用古文似爲可據。蓋指事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眉開眼笑也。天者屈也。笑時肩背氏印之狀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笑喜也。字從竹從犬。犬聲。夫笑無緣從犬而終風與氓笑與悼勞朝暴爲韻。則犬聲亦不合。可知是從天天聲之譌矣。女部媧下云。一曰女子笑兒。其字亦從天也。說



文校議說文拈字皆謂卽艸部芙字是依艸附木之見也  
芙乃艸名字林不得有從天之說既云從天卽不得於芙  
字下增一曰喜也句矣至八之所以譌爲竹者箕之古文  
𠄎玉篇作箇此其確證也古文蠡說文長箋譌作𦉳皮之  
古文𦉳從𦉳良之古文𦉳不知所從玉篇作箇箇此旁證  
也又隸釋三政碑作咲玉篇亦有咲字集韻以咲爲古文  
以矢爲咲之省竊謂咲乃累增之俗字也然證知本字作  
矢矣。

段氏增箇之重文小謬也所自作注又無一不謬請一一

辨之。丩之形與巾篆不異。丁篆作个。卽是避巾篆而然。鐘鼎文作卽引而長之亦不當斷。今斷之。故知爲避也。不應个字獨不避。此篆文之謬也。其注之謬。則據六書故謬一。戴侗安見唐本說文。蓋李少溫妄改之本也。據釋名謬二。史記貨殖傳。索隱出竹干。今史記作竿。萬个而說之曰。釋名云。竹曰箇。木曰枚。方言曰。箇。枚也。儀禮禮記字爲个。又功臣表。楊僅入竹三萬箇。箇个。古今字也。小司馬所謂古今字。蓋以說文收箇爲古字。寫經者作个爲今字。而段氏改所引釋名作竹曰个。以成其私誣也。據左氏一个行李。謬

三似無此語也。據月令左介右介。謬四。戴記呂覽淮南注疏釋文無不作个者。據支下云從手持半竹。謬五。如箇有重文个。則个亦竹枚也。云從手持个可矣。而云持半竹也。非如夕之從月半見。片之從半木。出諸本篆下。則可通。出之它字下。則不可通也。案个直是介之譌字。而其所以譌者。則以介个雙聲。其聲既不難。遂易。依依之從人從八。而變爲隸。則爲介。依依之形。而變爲隸。則爲个。其形尤不難。遂易也。秦誓一介臣。大學引作个。此其確證。吳語一介嫡男。一介嫡女。韋氏注。一介一人。方言曰。介特也。故謂之一。

介左昭三年傳又弱一个焉與之同意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趙注曰一介草孫疏曰一草介知介者丰也是同聲借用之字也儀禮注个猶枚也與吳語一介同意且有單言介而其義即是一个者左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麋焉疏引方言畜無耦曰介劉炫以爲一麋是也月令左个右个鄭注以偏釋之高注淮南呂覽則以隔釋之耦謂个猶三閒五架之閒个與閒介皆雙聲屋字不可言一枚知左右个即左右介但不可如段氏直謂月令作左介右介且不可忽謂介个通用則云月令左介右介

忽謂各分其半，則又云左个右个。經文不可信口雌黃也。  
今見經義述聞已駁段說視此加詳。

次弟之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

弟，則說文無第可知。

敎下云次弟也。隹下云重次弟物也。

且玉篇先出弟，弟

而後出第字，說之曰今爲第，則是第字之作，雖在顧氏之

前，而其時未久，故曰今也。其竹部又出第字，則孫強輩忘

其已收弟部而增之也。況篆本上下牽連，楷乃斷其上爲

以，今變爲竹，極爲鹵莽，與矣變笑相似也。廣韻第下云說

文本作弟，韋東之次弟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

疏引說文第次也卽弟下說韋束之次弟也但省其文耳  
又曰字從竹弔弔非字不過分而爲二以明字體如此耳  
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其說曰从竹弟猶可也  
有從艸從弟之第字爲例也乃其篆作第則是從竹弔矣  
謬有甚於仲達者○考古圖漢器銘作第從艸從弟省惟  
熏爐銘尙作弟則漢時尙無第字可知

箕下云下其丌也繫傳曰丌其下也蓋疑爲傳寫誤倒欲  
乙轉之也不知丌下云薦物之丌則此云下其丌也猶云  
下其薦也而已故算下亦云下其丌也不可乙轉也

典下云莊都說典大冊也此說若第說字義則上文所說足以包之而必別爲一說者恐是兼說字形也莊都蓋謂典作𠄎𠄎從籀文大介與丌相似故許君采之

段氏遂擧於異下又刪去蘇困切若以爲重文者然其記數也

仍曰文七重三又不以爲重文何也非也卽觀其說曰異也從丌從顛說文

於異部重文有此文法而同部重文無此文法也且謂孔子作異則尤不然孔子彖傳未有以卦名屬詞者惟健而異異而說行異而動異而順異乎水而上水以木異火異而耳目聰明止而異剛異乎中正而志行說而異皆不改

易其字是凡有巽之卦皆以巽卦之名與它卦之德比類  
爲言殊非屬詞之體可見卦名本用巽而巽則巽之德也  
兌下云說也亦以卦德說卦名與巽巽  
也同似卦名之字惟此二字爲特製但乾健坤順不過

疊韻雙聲尙難改易而巽巽則其音正同故寫者比而同  
之非孔子時卽然也是以許說曰巽巽也以巽爲卦名以  
巽爲卦德正合孔子屬詞之體鼎下云易卦巽木於下者  
爲鼎蓋巽入也入木於鼎下也其字亦作巽不作巽五經  
無雙非浪得此名也且加一語曰此易巽卦爲長女爲風  
者可知許君所見尙有不誤之本故的指之以詔後來苟



是時無一本作𠄎許君能杜撰乎蓋恐此易𠄎卦一語不  
了故加爲長女爲風者以定之因它處言𠄎者不如此文  
尤明確也豈謂此處獨存此字乎

釋文不言說  
文作𠄎亦疏

左部下大徐曰今俗別作佐案今之左右說文作𠄎又今  
之佐佑說文作左右大徐之說豈不謂然顧本部差字所  
從之左正如今義小徐曰左於事是不當值也是也古人  
尙右故左襄十年傳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  
之而左遷左計左道後世沿之也若差所從之左仍作左  
助解豈差忒義乎石鼓文已用左右爲𠄎又許君務爲分

別讀者不必拘墟也。古文𠂔從𠂔，𠂔從𠂔，當如許君意，其從二也。或二三其德，意乎？然竊疑直是從𠂔，兩𠂔相疊，不便書寫，故變下𠂔爲二，如石鼓之重文作二，也不然。說文多從𠂔之字，何所自來乎？有從二又之𠂔，獨不可有從二𠂔之𠂔乎？○又案從右之字，盍但聲無義祐助也。說雖第云右聲，然右亦助也。是用本義也。若下云從艸，右手也，則如今義矣。𠂔下云夷羊百斤，左右爲𠂔，左右猶言上下，約計之詞也。是知說文未嘗不以左右爲𠂔又也。𠂔下云從𠂔，𠂔爲下𠂔，非聲非意。段氏疑當作𠂔省聲，余

之初見亦與閻合既而思之凡言某省者率因義近而知爲省或據不省之古籀文而定爲省亦有其字筆畫太多而率意省之者。𠂔之一占地無多何取乎省而𠂔爲背呂之名。𠂔乃謬戾之義。𠂔戾與𠂔謬近而背呂則不近然今之乖字則反由𠂔而變不由𠂔而變何也。字書有俗乖字作𠂔。案𠂔正初變之形。𠂔變爲𠂔。昔字亦然。乖則變爲𠂔。北又遂在下之一於上耳。豈𠂔乖音同。古人本亦通借邪。何𠂔之形與差近而𠂔之義與差近邪。抑𠂔本象形。卽少省之亦仍可象形。遂用以爲聲邪。

覲下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再以巫下云女能事無形徵之知非互譌矣玉篇巫下云男降神爲巫女爲覲再以覲下云女巫也徵之又知非互譌矣然毛詩陳譜正義引楚語與說文同

甘下云從口含一一道也是以爲會意字也竊恐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口是意一則所含之物也物則當屬形而曰指事者甘乃味也味無形故屬事不定爲何物故以一指之甘爲人所嗜故含之口中咀味之也卽如毒藥螫於口必速咽之故曰仰藥豈能含而咀之乎○甘訓美者何統

五味而言之也。萬物生於土，故五味之致精者皆甘五臭之致精者皆香。今以茱萸葱蒜之類彙集而擣之，卽轉而甘矣。是其驗也。酸苦鹹之類少，未有所試。辛物所以多者，金屬秋成熟之候也。

曰下云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段氏刪乙聲是也。改亦爲乙，非也。非字者例不出，曰當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其從口與牟半從牛羊同意。乙亦與乙同例。且旣云諧聲，又云象气騎牆之見，吾誰遣從，皇侃論語義疏引說文開口吐舌，謂之爲曰。與乙力於土爲地文義同。似此二句亦出緯書，而誤謂之說文。道光己亥，余授一徒，名曰觀祐。

年八歲亦以日字爲開口吐舌許君乃作此孩童之見乎所云吐舌亦謂也知後人

各出私智憑臆改竄許君原文不知存者幾何矣如可翻壁虛造

也則吾亦有說焉日部後爲乃部部中從乃者皆作日乃者曳詞之難也則謂日字從乃以見無易由言之意將得謂之不通乎

日從口口之古文必作○乃足象形日字以牟𦍋二字推之當作𠄎發言時氣由中出不由旁出也小篆整齊之耳不足致疑惟𠄎字吾甚疑之𠄎之𠄎象氣出𠄎從日又象氣出則當旋轉其𠄎不當旋轉其口角也且吾意直當作𠄎何也篆文運筆之法象形字不論左右向左者多向右者少若指

事則大都右轉如半不作半日不作日。是也。竊嘗思之。天道尙左。日星西行。地道尙右。江河東下。故 $\curvearrowright$ 。天氣也。則左旋矣。 $\curvearrowleft$ 。淵水也。則右轉矣。人稟天氣。受地形。而究屬親下。故從地道。卽如磴也。碾也。右轉乃行。猶曰人工使然也。棘禾之碌礪。牛馬曳之。苟使左旋。則不能成步。猶曰習慣致然也。至於囤積之選條。旣無性情。又無牽制。然右轉之則愈高而愈闊。左旋之則愈高而愈狹也。卽露積之苦。蓋亦以右轉爲順。左旋爲逆也。其情如此。其理可想矣。玉篇作日。雖亦是左旋。猶勝黏連於口角也。

兮下云象氣越兮也乎下云象氣上越揚之形也詩之用此兩字也同許君之說之也意亦同而詞不同者於其音別之也越爲發越是其意同而於兮曰兮於乎曰上曰揚者試言兮及兮則口氣向下出試言乎則口氣向上出故兮下亦曰舒曰平不曰上字聲之中有形段氏謂越兮皆揚也失音理。

于下云於也許意與爾雅同與毛傳異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郭注先釋爰而後釋粵則本文當作爰粵于曰也與下二句次序同惟以越代粵人遂忽之爰粵

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郭注於乎乃以乎釋於猶上文



云繇辭以辭釋繇疏引於乎不顯是謂郭注於乎連文非也。大禹謨禹曰於是也。郭又云皆語之韻絕則是于於皆可用爲句絕也。若毛公之于於也則與今義略同。與許君大異。詩自葛覃有于字而直至采芣乃釋爲於知非于字。概釋爲於也。采芣傳之于於在芣皤蒿之下是特釋于沼于汜之于故鄭箋補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燕燕傳之于於在釋遠送之下是不釋于飛于歸。桃夭傳于往也。兩于字也。鄭君承此師法故擊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箋首言于於也。尙不定爲某于字。又申之曰當於山林之下是不釋于以

之于也。谷風比予于毒。箋之于於。同此。君子于役。箋則以  
往釋之。與采蘋同矣。由此觀之。于飛之于。祇如今義作牽  
連字。不須釋也。于以于歸之于。釋爲往。不釋爲於也。惟于  
沼于沚于野于林。爲有著之詞。乃釋爲於也。然皆用之句  
中。未嘗用爲韻絕。惟呂刑王曰吁。釋文引馬融本作于。墨  
子尚賢篇引作於。此由邵氏爾雅正義引之。當檢原書。乃用爲韻絕者矣。經  
義述聞引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  
莊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  
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王懷祖

先生曰平本字也于借字也筠案此則于字亦用爲韻絕矣此爾雅義也卽許君義也然吾意于當爲吁之古文詩皆連嗟言之于嗟麟兮傳以爲嘆詞于嗟乎騶虞傳以爲美之于嗟闕兮傳以吁嗟釋之此三詩蓋皆用本義非省借也烏部引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古文作於故大禹謨之禹曰於僞孔傳以嘆釋之也

旨之古文𠄎從干甘太奢闕矣字形誤也當從人甘猶仁之古文𠄎從干心亦當作人心也旨從匕匕爲反人古文從正人耳原其所以變爲干者如大黃布之文或讀爲大

黃布刀。或讀爲大布橫干。以其文作𠄎。故可刀干異釋也。古文多加交飾。不可以六書繩之者。此亦當然。○若以爲形聲字邪。干字從人得聲。則忝從干聲。自諧。而香從干則聲不諧。故億忝香皆係會意字。因念爻之古文。𠄎蓋仍從二。又第有重竝之異耳。加兩畫者。殆亦取字形。茂美猶之忝香也。吾曩以爲兩寸字。殆不然也。

鼓下云郭也。小徐段氏說之皆不了。郭包城外。此則第取其匡圍之象也。鼓以木爲腔。上下冒以皮。其中空洞無物。故謂之郭。

經義述聞曰說文磬乃磬字之誤玉篇亦誤作磬後人又

加磬字

筠案在後收字中是以知之

音七盍切而不知磬卽磬之誤也

廣韻有磬無磬是其證矣又曰磬從去聲而音土盍切屈

上文言釋山左右有岸屈屈爲屈之譌

屮從去聲而音口荅切其義同也筠

案玉篇磬下云或作鞞然鞞下云鼓無聲與鼓意正相反

已爲本部結尾矣而又以磬之訓鼓鞞聲者繼其下殊乖

全書之例案上文磬土郎切鞞徒合切兩字雙聲而相繼

出之鞞鞞當是連語鞞鞞亦雙聲吾恐卽是一字卽作鞞






亦未必是古字也

豈下云一曰欲也登也案欲也似卽見部覲字之義登似卽于豆于登之登故小徐從俗作登蓋許君以字從豆故取登也之說若凱旋之樂於豆無涉也

鐃下云斲也段氏所改固得其義然說解中以今字說古字亦時有之玉篇氣部斲下云危也切磨也鐃下亦云危也皆庶幾之意切磨也者刀部刳下云刀不利於瓦石上刳之蓋刳斲通也廣韻引訖事之樂不引斲也句字從豈豈以樂爲正義則斲之義不當冠於首將無後人以鐃斲同從幾率加此說乎

登下云豆飴也。今所謂豆沙也。段氏所引方言郭注是所自作之說非。玉篇又有豌字。似卽登字而逸其部位。又加宀也。豌豆爲豆沙甘美。以豇豆作之者不及也。玉篇登於物於目二切。豌於丸切。

豆字說解之從口。蓋後人誤增。此字通體象形。一象所盛之物。古文豆。物在豆腹之內。此遂於上者。猶豆之一象血形矣。若謂一是冪巾。則巾必下垂。今不作冪。知不然也。口其腹也。且則柄與底也。豆相連爲體。不可割裂。若云從口。卽從口。亦不合。則何不云從一邪。

虎下云從虍。虎足象人足。象形。案上二句謂其從虍從人也。下一句又謂其通體皆象虎蹲踞之形也。下一說爲是。特列虎部於虍部後。不得不曰從虍。旣曰從虍。則下半不得不謂之人字。而虎與人絕遠。乃遷就其說曰足象人足。夫虎之足與家所畜貓正同。與人何嘗似哉。古文似從鹿。將無再遷就之曰足似鹿乎。釋山碑作。兩見。上下相連。蓋是。且此字卽由古文而省之變之也。以蓋象其毛。小篆省之。而又變爲。不可分爲兩體說之。又古文似仍卽字。寫者譌爲。左譌。右譌。遂分



爲兩字校者竝錄之故玉篇祇收古文虬知其第見譌本

也

兕下云古文從儿與虎從儿同誤

虎部序字頗失次當依玉篇而小遂易之乃合以虬虬騰虬繼虎之後皆虎名也再以彪虬虬虬繼之上三字虎兕下三字虎鳴也再以虬繼之而虬義去虎遠以爲殿焉特玉篇無虬字或傳寫失之虬字則當刪

虬部贊下云分別也從虬對爭貝據此說則當入貝部矣虬而爭貝無是事也苟以貝爲主義以虬爲比象之義謂人之爭貝如虬之猛則與分別之說尙有關會否則依玉

篇用爾雅贊有力乃合部義而從貝則難解蓋此字義疑許君亦聊且說之不謂其必然也。

五篇去魚切之ㄩ或卽囙之古文也囙固ㄩ之籀文矣雖ㄩ口弁上似不同者然旣爲飯器弁上則不適用所以不作ㄩ而作ㄩ者必後人改之以與二篇口犯切之ㄩ相避不知ㄩ當作ㄩ乃足象𦏧肩形也說文韻譜囙字下以楷書口字照之囙字下以楷書曲字照之蓋是也小戎以驅與曲爲韻ㄩ與驅音相近說文囙爲部首說曰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古文作ㄩ部中囙字說曰歌曲也

詳部首及此說解是囙囙二字皆變爲曲玉篇曲爲部首古文作𠃉注云枉也

章也不直也部中收囙字注云蠶薄也或作箇案其字形字義曲下之枉也不直也與說文囙下之歇曲正合囙下之蠶薄與說文囙下說又合然說文古文𠃉自在囙下不在囙下也廣韻曲下云委曲引說文作囙象器曲受物之形而以蠶薄之說專屬之曲字說文艸部箇蠶薄也玉篇作箇從竹蓋說案委曲卽歇曲是以說文兩義合併於一字下蓋因兩字同變一形也廣韻邱玉切內又有匡字注云匡匣也其義固與囙異而從匚從玉形殊相近或是囙變爲匡又

改從小篆仁也。○以字形言之說文之囙玉篇同說文之  
囙玉篇變爲曲。囙從囙玉聲。以囙領部而以囙屬之其理  
順以曲領部而以囙屬之其理不順以字義論之。囙者器  
也其字象形。凸則不象器形而與矩形之一股一句正同  
卽與歛曲之義正合。或凸本係囙之古文而誤遂囙下邪  
凸取歛曲爲義則  
是全體指事字也。

盍字隸血部誤也何取於血而以大覆之乎盍當爲蓋之  
古文當入皿部說文每訓大爲覆然則盍字乃器中有物  
形也下有皿以承之上有大以覆之其中之一則所盛之

物也。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皆當爲盍。孟子：蓋亦反其本矣。則盍反其本矣。兩語同意而一用蓋一用盍，足徵其爲一字。乃許君收盍於血部，鄭君又別蓋盍爲兩字。二君時代相亞，蓋是時分用久矣。似借盍爲曷。訓曰：何不。始加艸以別之。久假不歸，惟許君猶能訓盍爲覆耳。

丹之古文彤。從井者，豈部首說解所云采丹井者邪。惟畫續毛髮之字，乃從彡。或古文不拘邪，抑何與下文彤篆甚相似邪。

青下云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許君以丹青二物迥異遂以青字爲會意顧不言本物而言其所生且以木青火丹之色而加諸丹青之石甚迂曲也丹下云巴越之赤石而青下不云石而云東方色豫爲道地也李斯諫逐客書西蜀丹青不爲采青自是石名大荒西經有白丹青丹是青卽丹之類字蓋從丹生聲也莫下云可以染留黃蒐下云可以染絳槐下云黃木可染者鉅氏謂槐爲槐之譌是也赭下云赤土也不言其染物石部字皆不言染物然則古人染物取諸草木故石黃石綠之類以兩字爲名知古人不用故未

嘗命之名也。然則石爲古人所用以染者，惟丹青二物。故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也。青字從丹，以其皆爲石，也不論其色之異，生則聲也。如今之養器青花，所以畫之物，名曰朱，亦此理矣。○如欲五方之色相儷也，則聲色臭味皆有五方，而腥羶香焦朽酸苦甘辛鹹皆不分屬。依說文論之，則焦朽皆借字也。況五音之宮商角徵羽，無一非借字，則五色偶用一借字，亦其宜矣。

青下云東方色也，白下云西方色也，赤下云南方色也，黑下云火所熏之色，不言北方色者，青以木生，火說之，白以

二陰數說之，赤從火，不待說矣。黑從炎，與北方水行不叶，故別爲說也。黃下云地之色也，不曰中央色也者，中央本是土，而其字亦從田也。由此推之，許君說字義字形，必相附屬，其或小有拘執，讀者當變而通之。然不知許君意者，妄爲增改，亦由此矣。

韓康伯注易曰：黑，北方色也。惟其但解字義，不拘字形，是以如此。

食下云一米也。案大雅，泂酌孔疏，爾雅釋言，邢疏皆引說

文曰：饋，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

今本流作蒸，案餽流同音，相訓與例合而不甚明了。

吾鄉於已熟之物，將食而再蒸之，謂之餽。

釋文亦引字書，餽又作饋，字書云一

蒸米也。筠案謂饋一蒸米也。出說文，蓋孔氏誤而此文一



米也不可解。恐說文食下說本作一蒸米也。蓋謂一蒸之而熟，不使太過爛如糜也。

饗下云熟食也。謂孰其食也。周官內饗外饗，固掌割亨煎和之事矣。如謂已孰可食，則有母之尸饗，其詞不順。

舖下云日加申時食也。玉篇同。申部云吏以舖時聽事。申且政也。亦與此說比附。丑部云時加丑亦舉手時也。越絕書時加南方云日加云時加詞正相類。廣韻以下沿襲俗語遂刪之矣。因憶日知錄謂古分一日爲十五時，不分十二時。然史記厯書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此非言

十二時者乎。又案雜三號寅也是十二時以寅爲首也。爾雅之言歲名也。首言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末言在丑曰赤奮若。是十有二歲以寅爲首也。其云正月爲陬必爲寅月。可推知也。甲辰起於甲寅。黃帝之六十一年也。是始有干支之歲。卽以寅爲首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乃行自古之常道。且年月日時皆以寅起。不第正月建寅也。言夏者。尙書載堯以來。唐虞禪讓不改制。夏時卽唐虞之時。故言夏以要其終也。司馬子長當漢武時。猶以寅爲首。稱而說文則始子終亥。又匠人鄭注。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陳琳檄

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顧亭林曰：時有十二而獨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言甲子也。筠案：是時十二支以

子爲首，故以子統之。許君、鄭君與陳琳時代相近，皆首言

子，知自後漢起矣。

吾鄉舖時謂之飯時，午飯謂之饌飯，皆與說文同詞。

○釋天疏引

漢書律曆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

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

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

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筠按：孟堅必言甲寅，足知歲以

甲寅爲首。言歷元者當以甲寅爲首矣。乃後世言歷元者

以爲上古七曜齊元年月日時皆會甲子。是並不知漢事。何況上古宜乎各家所推皆不合也。

△下云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案從入一。句橫互其中。上下文理不貫。恐後人加之。蓋從入一則是會意象三合之形。則又是指事。騎牆之見也。且會合皆從△。入一豈有會合意乎。又案大徐云非從入一。故其本從△之字皆作△。小徐本則作△。從入一也。然則篆文傳寫多由後學以意見變之。其有不可解者。蓋以此矣。

合下云合口也。當依段氏作△口也。與匙下云是少也同。

例以字形說字義也。亼以三合爲說，合卽以亼口爲說，意互通故互訓。吾鄉猶有亼合之語。左傳旣合而來奔，蓋用本義。杜注：合猶荅也。

𠂔字從身，究孃牽強模糊，當依鐘鼎文作𠂔，則弓形矢形以手挽強之形皆具矣。石鼓文𠂔字，蓋初變之形。射字又仿佛其形而變之，要之𠂔𠂔皆指事字。𠂔射則會意字也。豈以從𠂔者有譏廢二字，故以爲正文邪？然何妨列𠂔爲古文，𠂔爲籀文邪？又案射字古音釋，漢音舍，又音夜。故詩借射爲斲，而禮記射之爲言者，釋也以古音釋之也。或曰

舍也。又以漢音釋之也。記又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而官名僕射因之，仍呼爲夜音。蓋人名地名官名物名爲

推尋義理者所忽，其音得以至今不改。

此亦從其多者論之耳。乃尙書尙主

尙衣平去異讀。且有謂以去聲爲正者矣。廣韻十陽市羊切。內收尙字。云尙書官名。集韻亦然。玉篇祇時樣一切矣。何論後人。

來部說曰：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本草綱目引縫作麩。案當作牟。而上文亦當作來牟。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傳曰：牟，麥。釋牟而不釋來。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於是毛公意曉然可知。謂經言來牟者，牟來

也。初不謂來牟爲兩物也。且是詩也。韓詩作貽我嘉麥。漢書楚王劉向傳。餽我釐麩嘉者。美詞也。釐來古同音。則釐仍是來。而其意皆主謂牟。是秦漢閒人皆不以來爲麥。許君特正之曰。周所受瑞麥來牟。又恐人謂來牟兩字爲一

名也。乃區別之曰一來二牟。於是較然爲兩物矣。

初學記天部引

漢書曰來麩大麥也。始自天降。然則漢人多宗毛傳。

麩字可疑。其說曰來麩麥也。尤可疑。恐此字係後人增也。祇當依詩頌作牟。猶眸子古用牟也。牟者伴也。小麥之用廣大麥之用狹爲來之助。故曰牟也。目能見物。以牟子所

寫之物形與物侔也。周頌釋文云：字書作麤字，或作𪔐。孟

子云：𪔐，大麥也。

所引與今本不同。孔疏亦引孟子，則作麤。以孟子俗字之多，乃有麤字，則其不古可知。

知。

廣雅云：麤，小麥。麤，大麥也。案陸氏謂字書作麤，所云字

書亦不必非說文而𪔐字何以說文不收邪？且廣雅麤麤竝稱，是來字亦加麥矣。何以說文亦不收邪？則或解之曰：來爲本名，牟爲借字也。然詩頌用牟，至孟子而後用麤，而陸孔所據孟子本又不同，則何以知古有麤字而省借作牟也？與敘所云皆古文者，殊不符也。則又解之曰：孽育寔多，許君所收，且及漢令甲矣。則時有麤字，卽收之不勝於



用借字乎。然毛傳曰牟麥。而此說曰來麩麥也。則必非許君語。如別言之。當云大麥。如渾言之。當云麥也。乃以來麩連文。將以其爲一物邪。兩物邪。增此篆之人。蓋以周頌連言。故亦不思而效之。初不知周頌來牟兩見。毛公不釋來字。鄭箋意亦謂自天而來者牟耳。許君不從毛義。故訓來爲麥。所以正其誤也。特古人不作駁難語耳。推其所以增麩之故。良由誤讀周所受瑞麥來麩一語。此麩蓋本作牟。轉寫加麥。彼謂來麩爲瑞麥之名也。故云然耳。不知下文申之曰一來二牟。區別爲二。非一物而以兩字爲名也。詩

疏引作一來二峯，乃初譌本，再譌爲繼，令人無從窺尋矣。惟本作牟，故得譌爲峯，而卽此字之作牟，知瑞麥來麩之亦作牟矣。段氏乃謂古不分別大小麥，不見麥部說解中兩言小麥乎。段氏至彼處固亦隨文解之，不加辨駁也。許君何由知來爲麥，則以麥字從來故也。然則以事實論之，旣受此瑞，乃立來牟之名，卽造來牟之字。來字蓋特製，若可矣。古人不必使齊同也。是來牟先作，麥字從來，已在其後。若麩轉從麥，不將母生子子還生母邪。稌字放此，然來者麥也，禾者嘉穀也，禾來兼從，定是何物邪。其蕪雜又有甚于麩者。

數麩麩下。皆云餅籩。蓋許君時。麩已分南北。如今日也。渡江而南。卽無大麩。以藥爲之。故藥肆招牌之末。必書麩料二字。北方麩第以麥爲之。其磨之大。倍於常磨。磨麥爲粗屑。水和之。包以糲葉。置圓模中。以足展轉踐踏之。令融合無閒。鬱之室中。生衣乃成。擊破視之。其色黃者上。也可釀黍稻。色黑者下。也可燒蜀秫及麥。其形中規而質厚。故許謂之餅。猶食部言稻餅也。酉部。酥下云籩。生衣也。醪下云孰籩也。

古人用字。亦有象形者。古詩蓮葉何田田。以田字似蓮葉形也。亦有諧聲者。漢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柏無迫義。

祇取其聲耳。東方朔曰：來來者棗也，亦象形也。

字形相叱似耳。

叱者四十九枚也，亦諧聲也。且有轉注，荆者楚也，楚國亦名荆。商頌且統言荆楚，是複語也。古多複語，今人好爲之分疏，何也？至於王莽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則假借之可笑者也。

凌下云：一曰凌，禕也。

得本作禕，禕非字，故依段氏本。

案凌，禕乃連語，非以

禕釋凌也。玉篇第云：遲也。蓋誤。凌，禕卽陵遲。又曰：陵夷，豈可訓陵爲遲爲夷？此由說文一曰之下，多再出本字而後釋之，是以致誤。

屐下云闕譁其形不可解也。玉篇有重文夂从夂夂疾也。與行屐屐意合。依之作篆則當作夂。與夂相似。屐篆或譌邪而玉篇固竝收之也。夂韻屐有古文夂卽夂之譌文。

韃下引詩韃韃舞我段氏改舞爲鼓於理甚合。而與許說不合。字在夂部。故說曰舞也。此舞字不誤。則引詩定當作舞矣。印林嘗以之質玉伯申尙書尙書曰此必不能明者。闕疑可也。鈞案玉篇云和樂之響也。今作坎。旣云響卽知其作鼓矣。特字之從章從夂可解。從夂則不可解耳。乃夂爲齒蓋而從夂。又豈可解哉。

髮下云斂足也爲其字從夂也然不如爾雅郭注竦翅上  
下爲得其情凡長尾之鳥其飛無不斂足者惟鵲鷓之醜  
不能常布其翅欲有所往直前赴之初飛必布翅少頃必  
斂斂而復布其斂之頃可及五步之外故消搖游謂之捨  
也其力在肩不在翮然未有控於地者蒙莊乃極言之也  
韋下說以相背爲正義以皮韋爲借義又以爲形聲字似  
皆誤也革韋一物分生孰耳許君說此兩字其可疑亦相  
似本部中字無一非皮韋義可知韋字不以相背爲正義  
惟鞮鞞二字云收束也云從韋取其巾也是皆取圍巾之

義蓋轉而從韋所從之口取義也。故居部末，案韋蓋會意兼形字。革從口。依小徐籀文皮亦從口。與韋之從口皆象皮形。其從舛與𦍋之從北相似。𦍋柔韋也。北從二人相背。舛從父，舛相背，其意同。大徐說𦍋曰：北者反復柔治之，則韋之從舛亦當然也。又攷它部之從韋義者，弟下云：韋束之次弟也。鞞鞞皆皮革義。鞞取圍巾義，與鞞同。未有取相背之義者。違乃形聲字，不可以爲會意也。

鞞下云：井垣也。廣韻同。段氏改垣爲橋，誤合兩物而一之。司馬彪謂之井闌，是也。今猶呼爲井闌木矣。以木爲匡，週

而於井防人之陷也。其用與垣同。其質則木而非土。許說垣字。乃譬況之詞。桔槔則所以汲水。二物不相涉也。桔槔以兩木爲之。植者立而不動。誠如淮南所言。衡者之腰。當植者之頂。繫之以繩。衡之本。繚以大石。其末繫長繩。以挂汲。斲曳其繩。則衡俯而斲入井。縱其繩。則石重墜而斲出井矣。淮南所謂俛仰說。苑所謂重其後。輕其前。皆謂此也。段氏案語。又以桔槔爲鹿盧。又非也。兩物同用而不同制。鹿盧之制。亦有植。有衡。其植別以兩木斜拄之。其衡如車軸。別以圓木冒衡。亦如車轂。其圍當轂之太半。其長如兩



言二利也 卷一 二  
四  
轂兩端以鐵穿固之亦如轂也用之則加膏如脂車然轂之端以曲木爲柄執柄而絞之則縷布于轂之腰而斲出矣吾鄉用之河南及濟南皆用桔槔段氏蓋未見而所訪之人又各據所見爲言故不能別也

第之從眾也眾及也凡言及者必自後及之是從兄之義也第之所眾是爲眾矣。